

青春崇拜

王心丽 著

新爱情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T247.5
W52

图书馆藏

王心丽 著
青春崇拜

1830



(苏) 新登字 007 号

青春崇拜

作 者：王心丽

责任编辑：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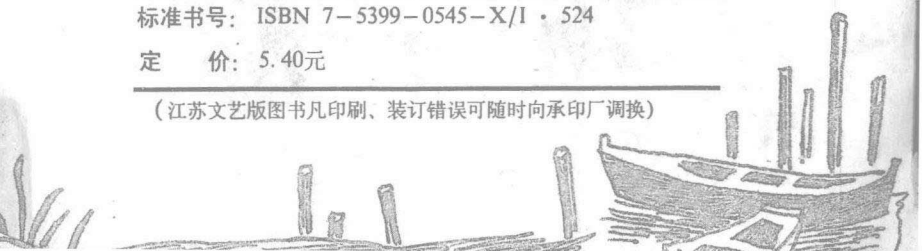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180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545-X/I · 524

定 价：5.4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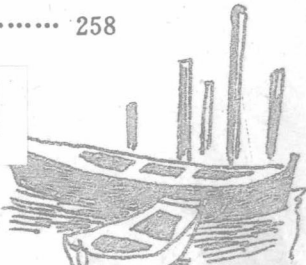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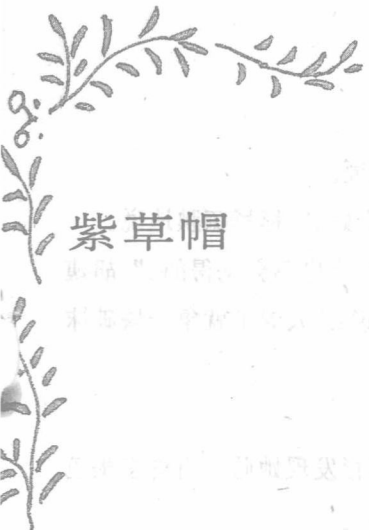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 一 章	紫草帽	1
第 二 章	神秘的女孩	21
第 三 章	躁动的夏	34
第 四 章	另一种忧伤	61
第 五 章	初吻	75
第 六 章	混乱的生活	84
第 七 章	你我他	95
第 八 章	爱的魔力	108
第 九 章	不同的角落	125
第 十 章	真诚的玩世	145
第 十 一 章	爱你 爱你 爱你	164
第 十 二 章	别人的故事	187
第 十 三 章	黑色幻影	215
第 十 四 章	难忘的日子	240
第 十 五 章	心灵之约	258



ZL179171





紫草帽

1

杉杉喜欢那种紫色的帽沿带毛边的草帽，戴着这样的草帽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、自行车和行人心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轻松。有人说紫色意味着叛逆。

暑假里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，帮胡姨卖草帽。胡姨是卖草帽的个体户。

卖草帽的活儿一点也不忙，悠哉悠哉每天能卖二三十顶，多的时候卖五十顶。胡姨摊点的市口很好。

“其实你一个人也能卖。”她对胡姨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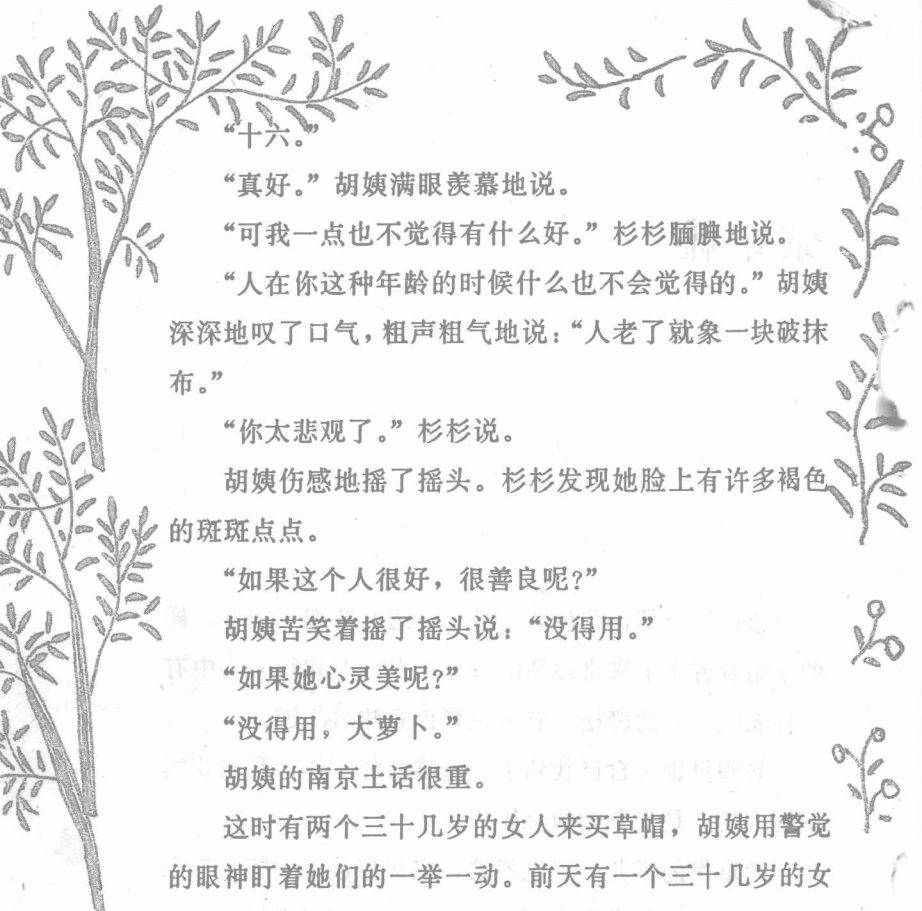
胡姨说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卖草帽没有意思。还说人和人相遇全凭缘份。半个月前杉杉在这里买了一顶草帽。

胡姨长得胖胖的一张笑佛儿脸。没有人来买草帽的时候她就和杉杉聊天。

竹子椅子在她屁股下面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。

“今年多大啦？”她问杉杉。





“十六。”

“真好。”胡姨满眼羡慕地说。

“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。”杉杉腼腆地说。

“人在你这种年龄的时候什么也不会觉得的。”胡姨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人老了就象一块破抹布。”

“你太悲观了。”杉杉说。

胡姨伤感地摇了摇头。杉杉发现她脸上有许多褐色的斑斑点点。

“如果这个人很好，很善良呢？”

胡姨苦笑着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得用。”

“如果她心灵美呢？”

“没得用，大萝卜。”

胡姨的南京土话很重。

这时有两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来买草帽，胡姨用警觉的眼神盯着她们的一举一动。前天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偷草帽当场被胡姨逮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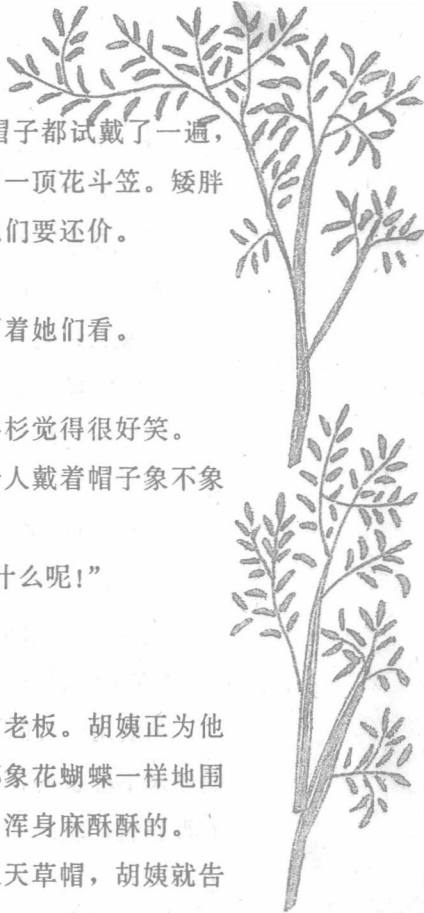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矮胖的女人盯着杉杉的紫草帽看，她指了指杉杉头上戴的草帽说：“就拿你这种。”

杉杉递给她一顶紫草帽。

那女人把紫草帽戴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。

戴了紫草帽，她的脸变成了一张巫婆脸。

“这种帽子是细皮嫩肉的小姑娘戴的。”胡姨毫不客气地说。



那两个女人几乎把所有样式的帽子都试戴了一遍，磨蹭了好久，终于高个子的女人买了一顶花斗笠。矮胖的女人买了一顶蓝白相间的伞帽。她们要还价。

胡姨绷着脸说：“不还价。”

这两个人走得好远了，胡姨还盯着她们看。

胡姨骂道：“×样。”

“人家买了帽子，你还骂人。”杉杉觉得很好笑。

胡姨忿忿地说：“你看刚才那两个人戴着帽子象不象‘二五’？”

“她们买帽子，你赚钱，管他象什么呢！”

“好好好好。小鬼头。”

胡姨一连讲四个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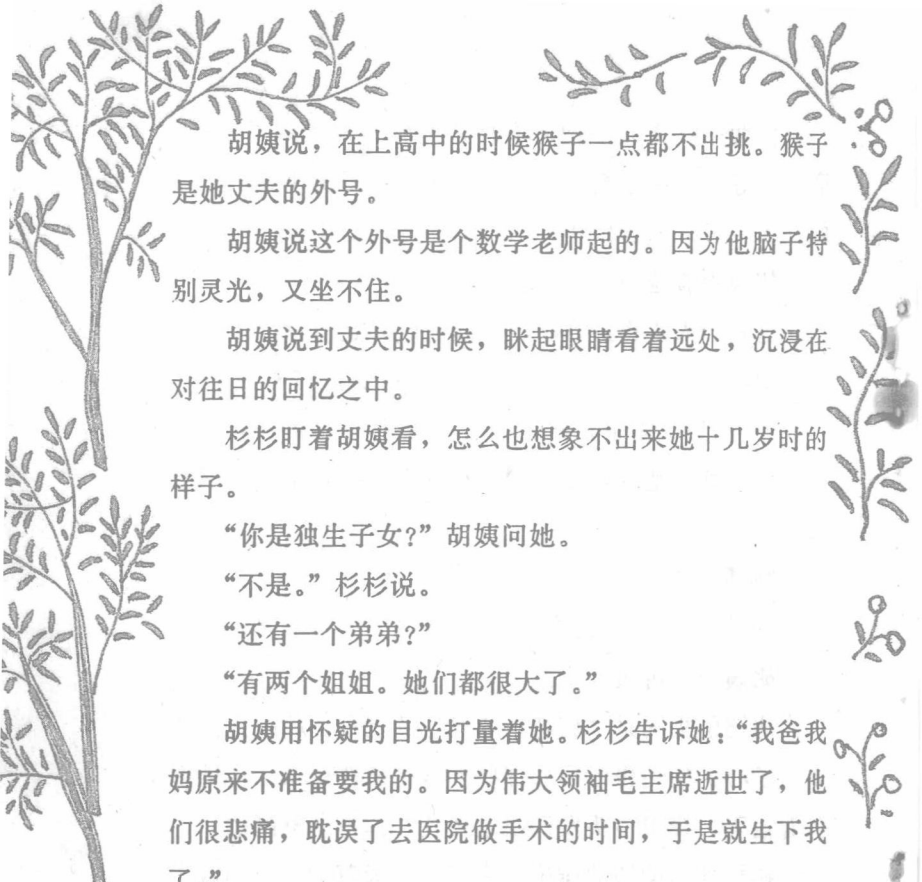
胡姨的丈夫是“疯狂”歌舞厅的老板。胡姨正为他烦透了心。胡姨告诉杉杉那些女孩都象花蝴蝶一样地围绕着他飞，绕得他头发昏眼睛发花，浑身麻酥酥的。

杉杉才到胡姨的摊位上来卖了三天草帽，胡姨就告诉了她许多事情。

胡姨原先在一个工厂工作，后来在厂里办了留职停薪就到这里来摆草帽摊了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人要自食其力。

胡姨的丈夫，杉杉见过他两次。一次他骑着摩托从巷口经过，他停下来和胡姨说话。还有一次他很派地站在路边朝一辆出租车招手，一辆银灰色的尼桑车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，看上去他比胡姨年轻，也比胡姨风度。





胡姨说，在上高中的时候猴子一点都挑不出。猴子是她丈夫的外号。

胡姨说这个外号是个数学老师起的。因为他脑子特别灵光，又坐不住。

胡姨说到丈夫的时候，眯起眼睛看着远处，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之中。

杉杉盯着胡姨看，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她十几岁时的样子。

“你是独生子女？”胡姨问她。

“不是。”杉杉说。

“还有一个弟弟？”

“有两个姐姐。她们都很大了。”

胡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。杉杉告诉她：“我爸我妈原来不准备要我的。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，他们很悲痛，耽误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时间，于是就生下我了。”

胡姨乐得直笑。“你是七七年生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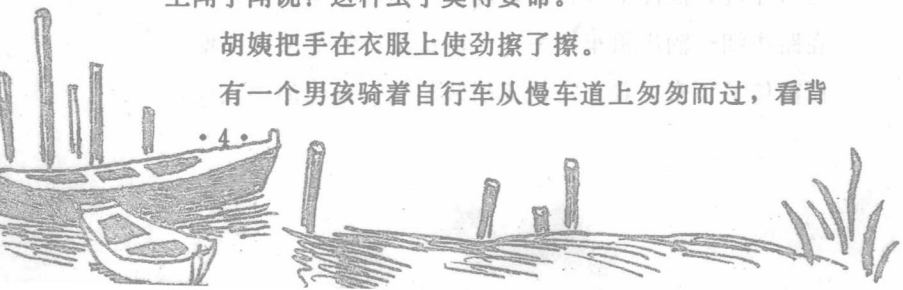
杉杉说：“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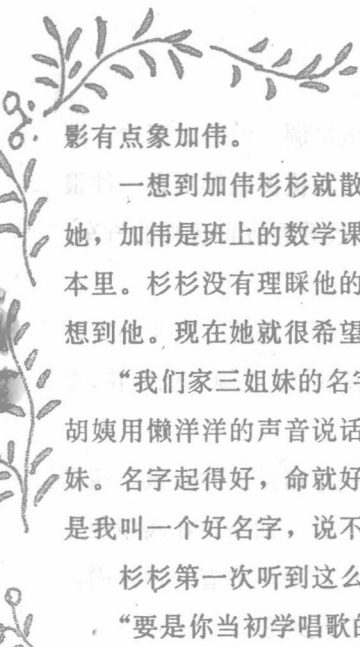
胡姨叹了一口气感慨道：“时间象飞一样。”

一只小飞虫停在了胡姨的脖子上，胡姨用手在脖子上一抹，小虫就被她弄死了。她把抹死的小虫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说：这种虫子臭得要命。

胡姨把手在衣服上使劲擦了擦。

有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从慢车道上匆匆而过，看背





影有点象加伟。

一想到加伟杉杉就散神。上学期他写了一张纸条给她，加伟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，他把纸条夹在她的数学本里。杉杉没有理睬他的纸条。但是，她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。现在她就很希望他看到她戴着紫草帽的样子。

“我们家三姐妹的名字最普通。秀梅，秀兰，秀菊。”胡姨用懒洋洋的声音说话。“我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。名字起得好，命就好，名字起得不好命就不好。要是我叫一个好名字，说不定早就干大事了。”她抱怨道。

杉杉第一次听到这么新奇的理论。

“要是你当初学唱歌的话，说不定能当歌星。有个歌星的名字叫殷秀梅。”

胡姨开心得大笑。

“等我女儿长大了，把她培养成歌星赚大钱。”胡姨说，她嗓门很大，过路的行人都转过脸来看她。她不在意。

胡姨的女儿才五岁。为了生这个女儿胡姨请了三年病假没有上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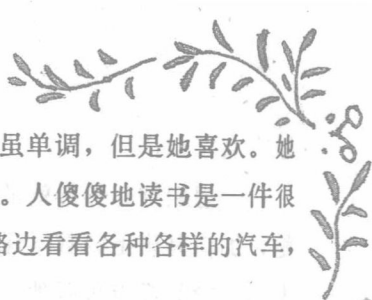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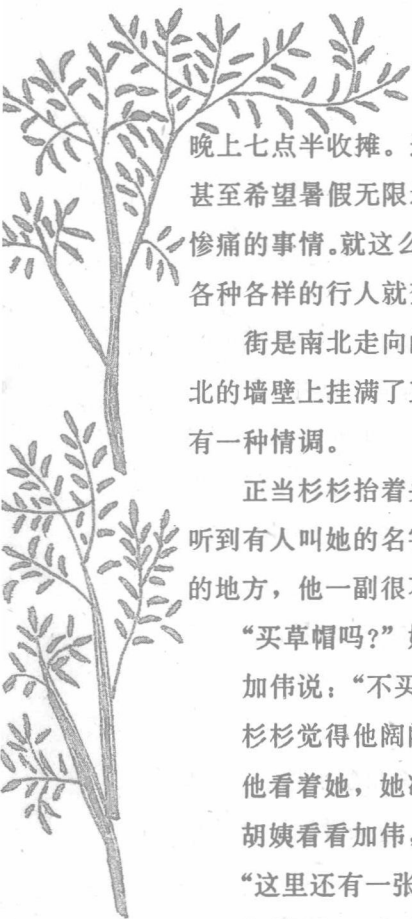
杉杉看胡姨，她蛮胖，一身绸衣裙闪闪发亮。

“你姐姐有孩子了吗？”胡姨问杉杉。

“大姐有一个男孩才三岁，二姐还没有结婚。”她告诉胡姨。

胡姨噢了一声就不再问了。

杉杉每天下午两点半到胡姨这里来上班，一直上到



晚上七点半收摊。这样的事情虽单调，但是她喜欢。她甚至希望暑假无限地延长下去。人傻傻地读书是一件很惨痛的事情。就这么样坐在马路边看看各种各样的汽车，各种各样的行人就蛮好。

街是南北走向的。小巷是东西走向的。在小巷口朝北的墙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草帽，象五颜六色的花，很有一种情调。

正当杉杉抬着头傻看着那些草帽发呆的时候，猛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她转头看去，加伟站在离她两米的地方，他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，手里拿着一顶草帽。

“买草帽吗？”她问他，心乱乱地跳。

加伟说：“不买。”

杉杉觉得他阔阔的大嘴很迷人。

他看着她，她冲着他微微笑。

胡姨看看加伟，又看看杉杉，一副过来之人的神情。

“这里还有一张板凳。”她朝板凳噉了噉嘴说。

“不想坐。”加伟说。他的眼睛故意看着别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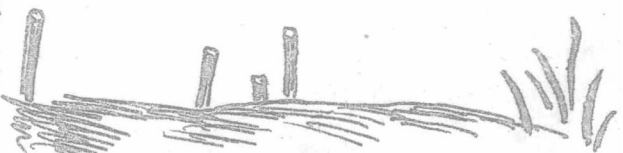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还在那个托福班补习？”话一出口杉杉就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。暑假刚刚开始了三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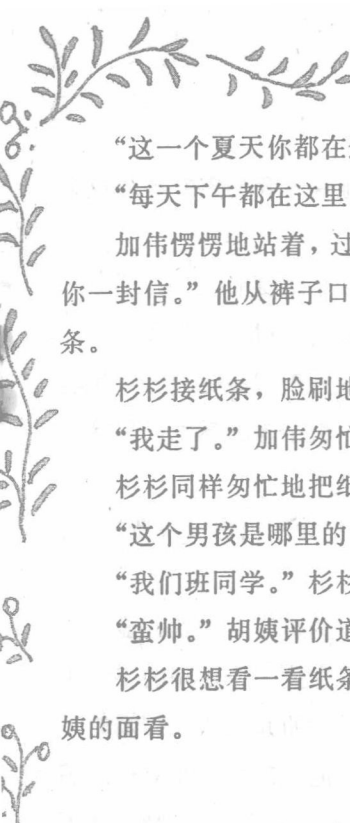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七月二十号才开学呢。”加伟拿起一顶宽沿的草帽戴在头上说。

“你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潇洒？”

加伟放下草帽，低着头说：“没意思得很。”

“是没意思。”杉杉顺着他说。





“这一个夏天你都在这里卖草帽？”他问她。

“每天下午都在这里。”杉杉娇模娇样地噘了噘嘴。

加伟愣愣地站着，过了许久，他说：“有人托我交给你一封信。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成燕子的纸条。

杉杉接纸条，脸刷地红了。

“我走了。”加伟匆忙地说，生怕杉杉把纸条还他。

杉杉同样匆忙地把纸条塞进裙子的口袋里。

“这个男孩是哪里的？”胡姨问。

“我们班同学。”杉杉答道。

“蛮帅。”胡姨评价道。

杉杉很想看一看纸条上的内容，但她不愿意当着胡姨的面看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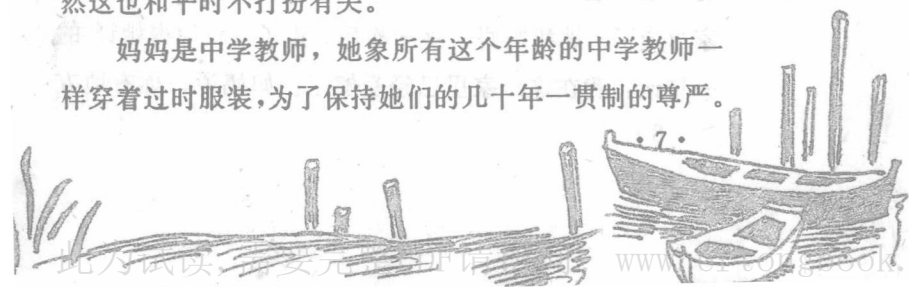
[杉杉日记之一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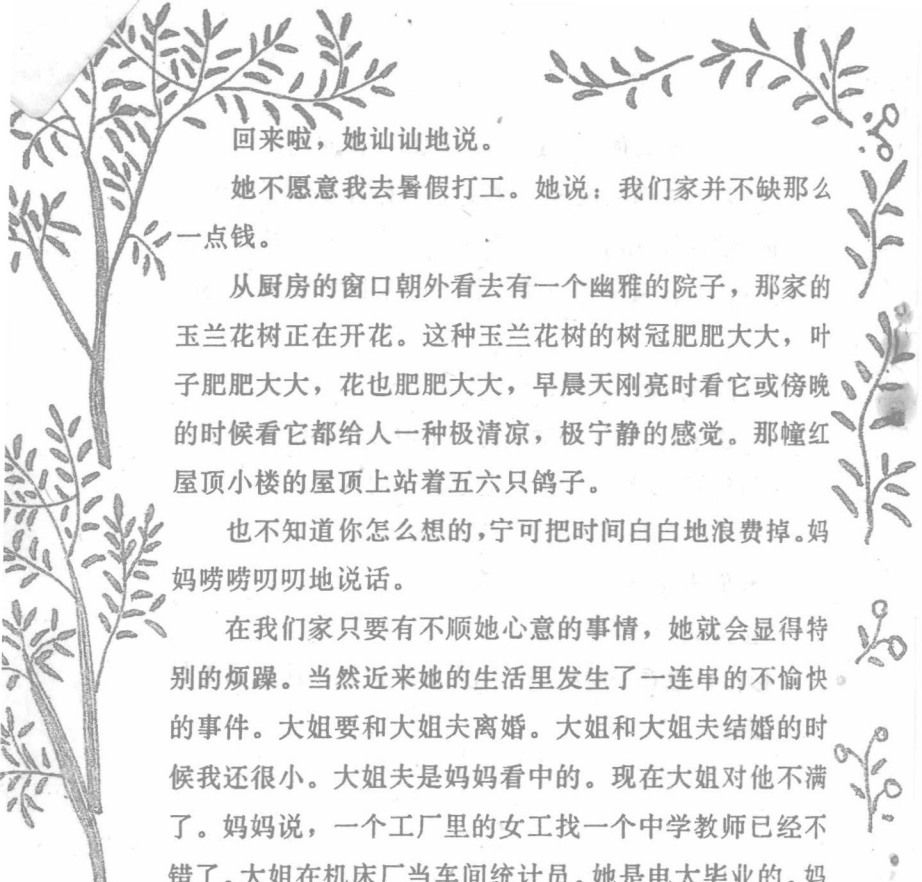
我到家的時候，媽媽正在廚房里洗碗。

我高聲地喊了一聲，媽媽。

她轉過臉來看了我一眼。在傍晚昏暗的光線中我覺得她變得很蒼老。是呀，她快四十歲的時候才生我。當然這也和平時不打扮有關。

媽媽是中學教師，她象所有這個年齡的中學教師一樣穿着過時服裝，為了保持她們的幾十年一貫制的尊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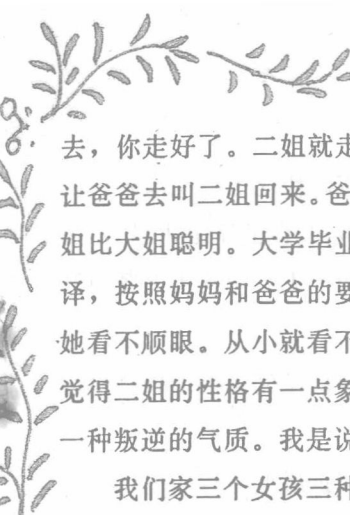
回来啦，她讪讪地说。

她不愿意我去暑假打工。她说：我们家并不缺那么一点钱。

从厨房的窗口朝外看去有一个幽雅的院子，那家的玉兰花树正在开花。这种玉兰花树的树冠肥肥大大，叶子肥肥大大，花也肥肥大大，早晨天刚亮时看它或傍晚的时候看它都给人一种极清凉，极宁静的感觉。那幢红屋顶小楼的屋顶上站着五六只鸽子。

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宁可把时间白白地浪费掉。妈妈唠唠叨叨地说话。

在我们家只要有不顺她心意的事情，她就会显得特别的烦躁。当然近来她的生活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不愉快的事件。大姐要和大姐夫离婚。大姐和大姐夫结婚的时候我还很小。大姐夫是妈妈看中的。现在大姐对他不满意了。妈妈说，一个工厂里的女工找一个中学教师已经不错了。大姐在机床厂当车间统计员。她是电大毕业的。妈妈常常拿大姐的例子教育我：在我们国家一个人的职业决定一个人的地位，决定人的生活层次，如果大姐当初考上了名牌大学，至少在什么研究所干干。工人农民个体户都是社会底层的。妈妈提起这些人都嗤之以鼻。其实她和我爸爸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。我们家没有显赫的亲戚，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海外关系。二姐在半年前离家出走了。她和妈妈大吵一次后，走了。我记得她说的一句话：我在这个家里已经受够了。妈妈说，你有地方



去，你走好了。二姐就走了。事后妈妈又感到后悔。她让爸爸去叫二姐回来。爸爸说，她想回来就会回来的。二姐比大姐聪明。大学毕业以后她分配在技术情报所当翻译，按照妈妈和爸爸的要求，她是可以的，但是他们对她看不顺眼。从小就看不顺眼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觉得二姐的性格有一点象台湾的女作家三毛，骨子里有一种叛逆的气质。我是说心里的气质。

我们家三个女孩三种模样。大姐最漂亮，生了孩子以后还是那么苗条，那么曲线。她的脸模白白净净，给人一种很柔顺很美的印象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想不出来，她会提出来和丈夫离婚。我的大姐夫在一所重点中学教物理。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。我对他的印象很一般。

二姐样子生得和她的性格一样。她不象大姐那么清秀。当你看到她第一眼后就不会忘记她。我们班的同学都这么说。她看人的目光毫不客气，似乎你心里想的一切都被她一览无余。我想，单凭这一点妈妈和爸爸就不会喜欢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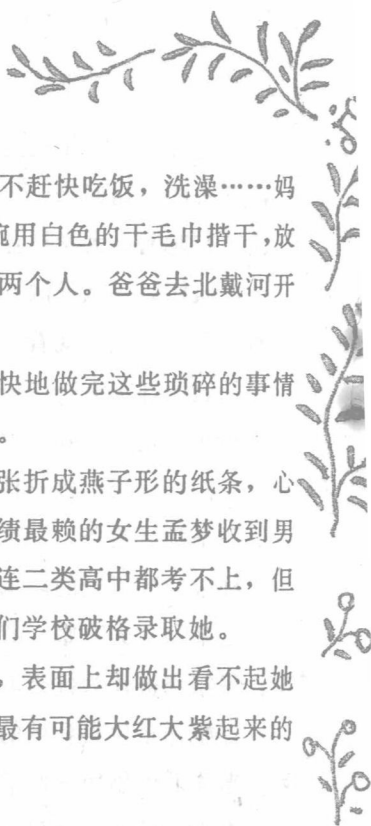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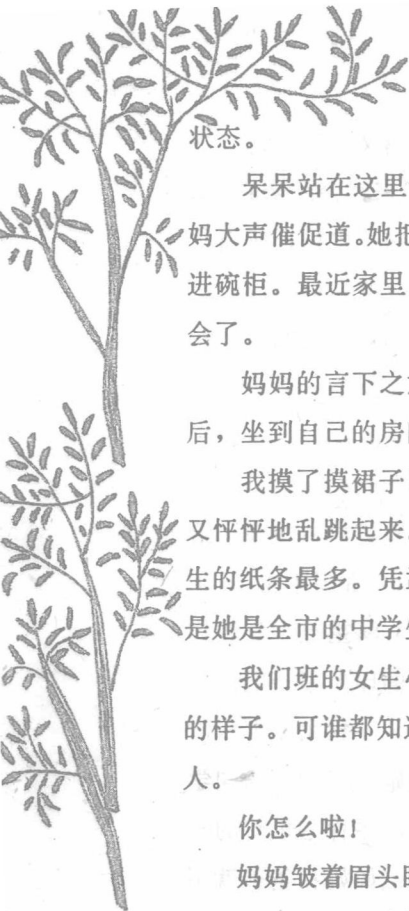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常对我说，你大姐、二姐都叫我失望了，我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。

我是什么样子呢，既没大姐美，也没二姐那么有个性。我的学习成绩好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排在班上的前三名，我比大姐小十四岁，比二姐小十二岁。

她们都对我疏远。这叫我伤心透顶。

我能想象得出来妈妈怀我时她们那种不高兴的心理





状态。

呆呆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吃饭，洗澡……妈妈大声催促道。她把洗干净的碗用白色的干毛巾揩干，放进碗柜。最近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。爸爸去北戴河开会了。

妈妈的言下之意是要我快快地做完这些琐碎的事情后，坐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苦读。

我摸了摸裙子口袋里的那张折成燕子形的纸条，心又怦怦地乱跳起来。我们班成绩最赖的女生孟梦收到男生的纸条最多。凭孟梦的成绩连二类高中都考不上，但是她是全市的中学生歌星，我们学校破格录取她。

我们班的女生心里羡慕她，表面上却做出看不起她的样子。可谁都知道今后她是最有可能大红大紫起来的人。

你怎么啦！

妈妈皱着眉头盯着我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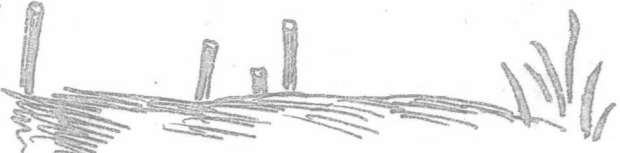
我吸了一口冷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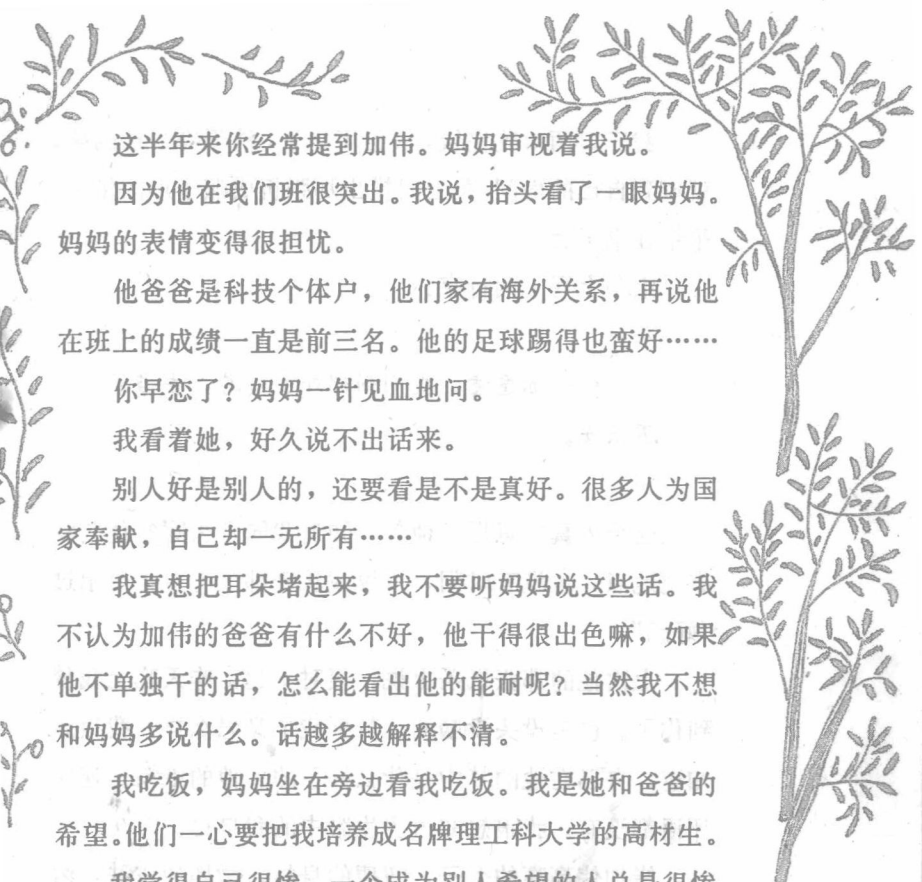
妈，今天我遇到加伟了，他在托福班学习。他说，他要到美国去上大学。我说，试图掩盖七上八下的心情。

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人，才到国外去上大学。妈妈轻视地说。她总是这样。

我离开了厨房，按亮了小厅里的灯。我的那份饭菜摆在桌上。我到卫生间洗了洗手就坐下来吃饭。

妈妈坐在离我稍远的地方看着我吃饭。





这半年来你经常提到加伟。妈妈审视着我说。

因为他在我们班很突出。我说，抬头看了一眼妈妈。

妈妈的表情变得很担忧。

他爸爸是科技个体户，他们家有海外关系，再说他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。他的足球踢得也蛮好……

你早恋了？妈妈一针见血地问。

我看着她，好久说不出话来。

别人好是别人的，还要看是不是真好。很多人为国家奉献，自己却一无所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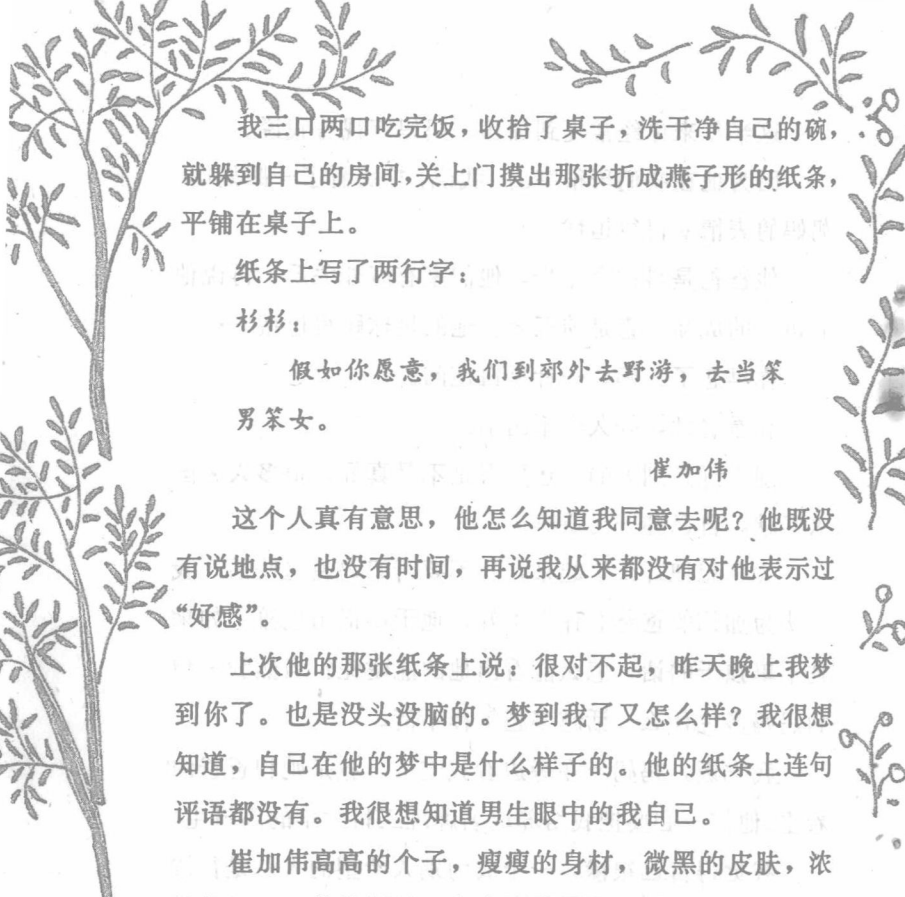
我真想把耳朵堵起来，我不要听妈妈说这些话。我不认为加伟的爸爸有什么不好，他干得很出色嘛，如果他不单独干的话，怎么能看出他的能耐呢？当然我不想和妈妈多说什么。话越多越解释不清。

我吃饭，妈妈坐在旁边看我吃饭。我是她和爸爸的希望。他们一心要把我培养成名牌理工科大学的高材生。

我觉得自己很惨，一个成为别人希望的人总是很惨的。就象有的运动员，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的希望，而谁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失败呢？

妈妈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——她残废了。我是说，她在心态上想法上残废了。《参考消息》上说外国记者对中国的中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，几乎没有人首先崇拜自己的父母的，这主要是父母总是以绊脚石的面目出现。

我故意慢慢吃饭，她陪我陪得不耐烦了就会到阳台上。果真不出我所料，妈妈坐了一会儿就离去了。



我三口两口吃完饭，收拾了桌子，洗干净自己的碗，就躲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摸出那张折成燕子形的纸条，平铺在桌子上。

纸条上写了两行字：

彬彬：

假如你愿意，我们到郊外去野游，去当笨男笨女。

崔加伟

这个人真有意思，他怎么知道我同意去呢？他既没有说地点，也没有时间，再说我从来都没有对他表示过“好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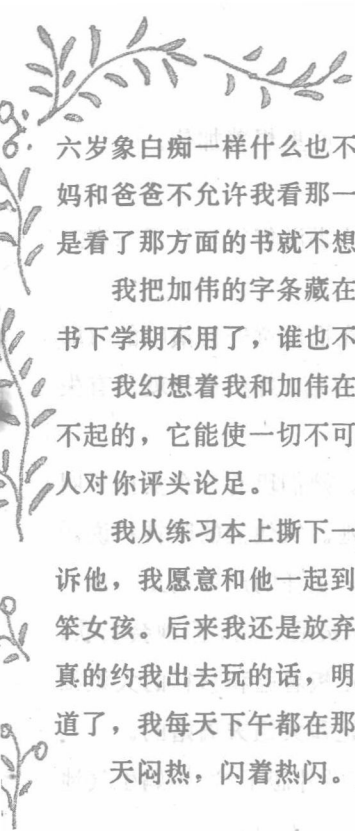
上次他的那张纸条上说：很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了。也是没头没脑的。梦到我了又怎么样？我很想知道，自己在他的梦中是什么样子的。他的纸条上连句评语都没有。我很想知道男生眼中的我自己。

崔加伟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微黑的皮肤，浓浓的眉毛，他的眼睛很象台湾歌星郭富城。

我们班女生除了孟梦敢盯着他看，别的女生总是乘他不注意的时候看他一眼。我是物理课代表，常常会有很多机会和他说话。

他为什么要说，有人托我交给你一封信呢？其实他完全可以问我，你愿意不愿意到郊外去玩？

我在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纸条上的字，又激动，又失望，一会儿自信，一会儿自卑。一个女孩子长到了十



六岁象白痴一样什么也不懂，我指的是谈情说爱方面。妈妈和爸爸不允许我看那一类的书。他们说很多女孩子就是看了那方面的书就不想用功学习了。

我把加伟的字条藏在数学书包书纸的夹层中，这本书下学期不用了，谁也不会介意它的。

我幻想着我和加伟在一起的情形。人的思想是最了不起的，它能使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而且你不介意别人对你评头论足。

我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，想给加伟写一张纸条，告诉他，我愿意和他一起到郊外去，还要告诉他我不想当笨女孩。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种写字条的方式，如果他真的约我出去玩的话，明天他还会来找我的。他已经知道了，我每天下午都在那里卖草帽。

天闷热，闪着热闪。

3

胡姨的脖子上被人抓了两道血杠杠。眼睛肿肿的，嘴唇肿肿的，脸也肿肿的。她在家里和丈夫打架了。

杉杉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人家夫妻打架。男的揪女的头发女的咬男的胳膊。很可怕。

胡姨坐着发呆，对来买草帽的顾客一概不搭理。她摇着芭蕉扇愣愣地看着路上的行人。

杉杉一个人忙着替人拿草帽，收钱，帮来买草帽的

